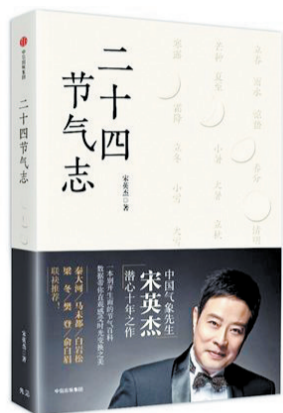


超薄阅读

“中国气象先生”宋英杰十年磨一剑
《二十四节气志》亮相

作者:宋英杰
出版社:中信出版社

《二十四节气志》是中国气象先生宋英杰的潜心之作。他凭借多年丰富的专业积累和扎实的知识功底,从气象大数据的角度,为我们解读二十四节气的文、理、古、今。读者不仅能看到传统节气知识,而且能了解节气随着时代的演变和发展。

几千年的节气文化,在今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?为什么“熬过了冬天,却差点儿冻死在春天”?大寒、小寒谁更寒?大暑、小暑谁更热?50年来,中国人名的变化竟然跟天气息息相关?为什么实际温度是30摄氏度,体感温度却超过40摄氏度?

【试读】…………… 秋分平分秋色 ……………

秋气堪悲未必然,轻寒正是可人天。

每年9月23日前后,是秋分,到了昼夜平分之时。现今,北半球很多国家依然是“一刀切”地以昼夜平分日(相当于春分和秋分)作为春季和秋季的起始日。诗云:“平分秋色一轮满,长伴云衢千里明。”在诗人眼中,似乎是中秋满月将秋色平分。实际上,真正平分秋色的是秋分,“昼夜均而寒暑平”。

一个旅居欧洲多年的朋友对我说:“每年到夏至那一天,我心里就会咯噔一下,因为白昼由盛而衰了。到秋分那一天,我心里又会咯噔一下,因为开始昼短夜长了。”一个微妙的时间节点,往往带给人们别样的心态。

对于气温,我的感触是:初秋,升降随意;中秋,反弹无力;深秋,保持不易。初秋的气温像减肥,刚刚降了又反弹。中秋的气温像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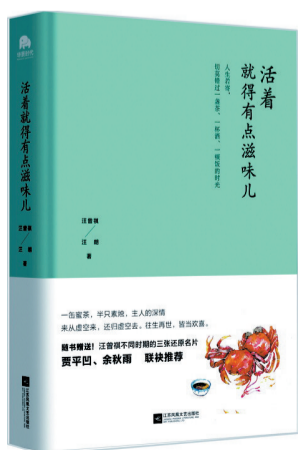
盘,降下容易升上难。深秋的气温像工资,没降就算涨了钱。

秋分时季节版图上,秋坐拥约620万平方公里的势力范围,并意欲接管方的江北地盘。

就在秋与夏在长江沿线胶着之时,冬已从青藏高原大本营悄然出山,并借助“外援”,在天山和大兴安岭将秋击溃,赢得两片“飞地”。冬的领地迅速扩至约188万平方公里。此时,夏的疆土只剩下约152万平方公里,仅为盛夏时期的1/4,在夏、秋、冬的“三足鼎立”中位居末席。由于有副热带高压这个“外部势力”的资助,并有气候变暖的“国际形势”,此时,夏之阵地易守难攻。

秋分,恰是夏、秋、冬“三国”博弈格局的转折点。

季节版图上的焦点:秋分前,主要是夏、秋间的纠纷,秋蚕食夏的领土;秋分后,主要是秋、冬间的争端,冬鲸吞秋的属地。

《活着,就得有点滋味儿》
汪曾祺父子合著散文集

作者:汪曾祺 汪朗
出版社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汪曾祺是现当代著名小说家、散文家、京派小说传人、沈从文的人室弟子。汪朗是汪曾祺的长子,曾任经济日报社国际部主任,资深媒体人、美食家,烧一手好菜,写一手好散文。

《活着,就得有点滋味儿》是汪曾祺和汪朗合著的散文集。内容分为三辑,辑一按地域论述美食,讲述各地美食的精髓和有趣的见闻。辑二论述口感独特的美食,借酸甜苦辣咸说尽人生百味。辑三论述美食文化、渊源,忆苦思甜,追古溯今,启发美食之外的思考。汪氏父子隔空对话,将生活中微小而有趣的故事娓娓道来。

独家连载



《平原客》

作者:李佩甫
出版社:花城出版社

长篇小说《平原客》,是李佩甫又一部人物群像雕刻的力作。这一次,他将笔触对准的是当代官场生活。以一群现代官场知识分子为中心,以一个高官杀妻而走向毁灭的离奇案件为线索,李佩甫描绘了一幅当代官场文化的生态图和社会变迁的风俗画。

22 两颗心更近了

两个人见面的时候,李德林刚从麦田里回来,还光着脚,居然不敢看她,勾着头说:“来了?”

罗秋旖大大方方地说:“今天是星期天,我来看看你。”

那天,阳光很好,温度也适合,正是给杂交小麦授粉的最佳时机。

李德林说:“那你,我……我再去‘授粉’了。”

罗秋旖很好奇,说:“我想去看看,可以吗?”

李德林说:“其实,也没啥看的。”

罗秋旖像个小女孩似的扭了一下腰,说:“让我看看嘛,我就想看看。我还可以帮你嘛。”

罗秋旖扭腰的动作可爱极了,李德林心里颤了一下,说:“行,行啊。那走吧。”

走在去麦田的路上,罗秋旖问:“我听人说,你说过,要让全国人民都吃上白面馍?”

李德林有点儿不好意思,说:“只能说是……愿望吧,是愿望。小时候,太穷了……”

罗秋旖兴奋地说:“这想法太好了,简直太伟大了!听说,南方有个袁隆平,是‘水稻之父’。将来,你可以做个‘小麦之父’!”

李德林脸色都变了,连声说:“那可不敢,可不敢跟人家比,我比人家差远了。”

罗秋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之中。她的爱人将成为中国的“小麦之父”!她深情地望着李德林,大声说:“为什么不?要做就做最好的。你就是中国未来的‘小麦之父’!为什么不敢大胆承认呢?”

李德林没有回话,他把头低下去了。罗秋旖觉得他太谦虚了。这也正是她喜欢的。

那天,阳光灿烂,天上飘着悠悠的白云。她说:“你喜欢我吗?”他说:“嗯。”她说:“我的裙子好看吗?”他说:“嗯。”她说:“好看就是好看,不好看就是不好看。你嗯什么?”他说:“好,好看。”

那天晚上,罗秋旖没有走,她在农科所住下了。李德林把她安排在一个请假的女工宿舍里。知道她是教授的女儿,很讲究的,李德林还特意去给她买了新的洗脸盆、香皂、毛巾。9点的时候,她却跑过来了,红着脸说:“我

不在那屋住了,床上有味儿。”

李德林愣愣地望着她,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她往椅子上坐,低声说:“要不,咱俩聊聊天,我就在你这儿凑合一晚上。”

李德林扭头看了一眼单人床……他心里怦怦地跳着。

罗秋旖说:“夜,多静啊。”

李德林说:“是静。”

罗秋旖说:“听,夜是有心的,小虫在鸣,心儿在跳,数一数星星,星星数着心跳……知道这是谁的诗吗?”

李德林说:“不知道。”

罗秋旖说:“我的。”

李德林说:“好。”

罗秋旖说:“你老家就是这里的吗?”

李德林说:“是,离县城十八里地。”

罗秋旖问:“家里还有什么人?”

李德林说:“母亲不在了,还有父亲。”

罗秋旖问:“老人家好吗?”

李德林说:“还好。就是,腿不太好。”

罗秋旖说:“怎么不治呢?我给找个医生,去省城治一治。”

李德林说:“老寒腿。年纪大了,不好治了。”

聊着聊着,罗秋旖大约累了,靠在了他的肩膀上,柔声说:“你洗了吗?去洗洗吧。”

后来,两个人移坐在床沿儿上,罗秋旖又一次主动地贴近他,柔声说:“抱抱我。只允许,抱一抱。”

李德林像笨熊一样圈住了罗秋旖,反倒是罗秋旖大大方方地贴上来,两个人这才抱在了一起……两个人就那么抱了一会儿,又分开了。往下,罗秋旖说:“你忙了一天,你睡床。我靠一会儿。”

李德林说:“你睡床,我再找个地方。”

罗秋旖说:“这么晚了,别去打扰人家了。就……靠一靠吧。”

两个人就那么靠着、偎着,迷迷糊糊地歪在了床上……那天夜里,在那张窄小的单人床上,李德林半拥着罗秋旖,就像是捧着一枚“仙果”。

两个人结婚后,李德林不自信地问过罗秋旖,怎么会喜欢上他呢?他不过是个农家孩子,到底喜欢他哪一点儿?罗秋旖想了想,很认真地说:“眼神儿,有光。”